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特

號

埋憂集

朱翔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朱翔清著

埋憂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 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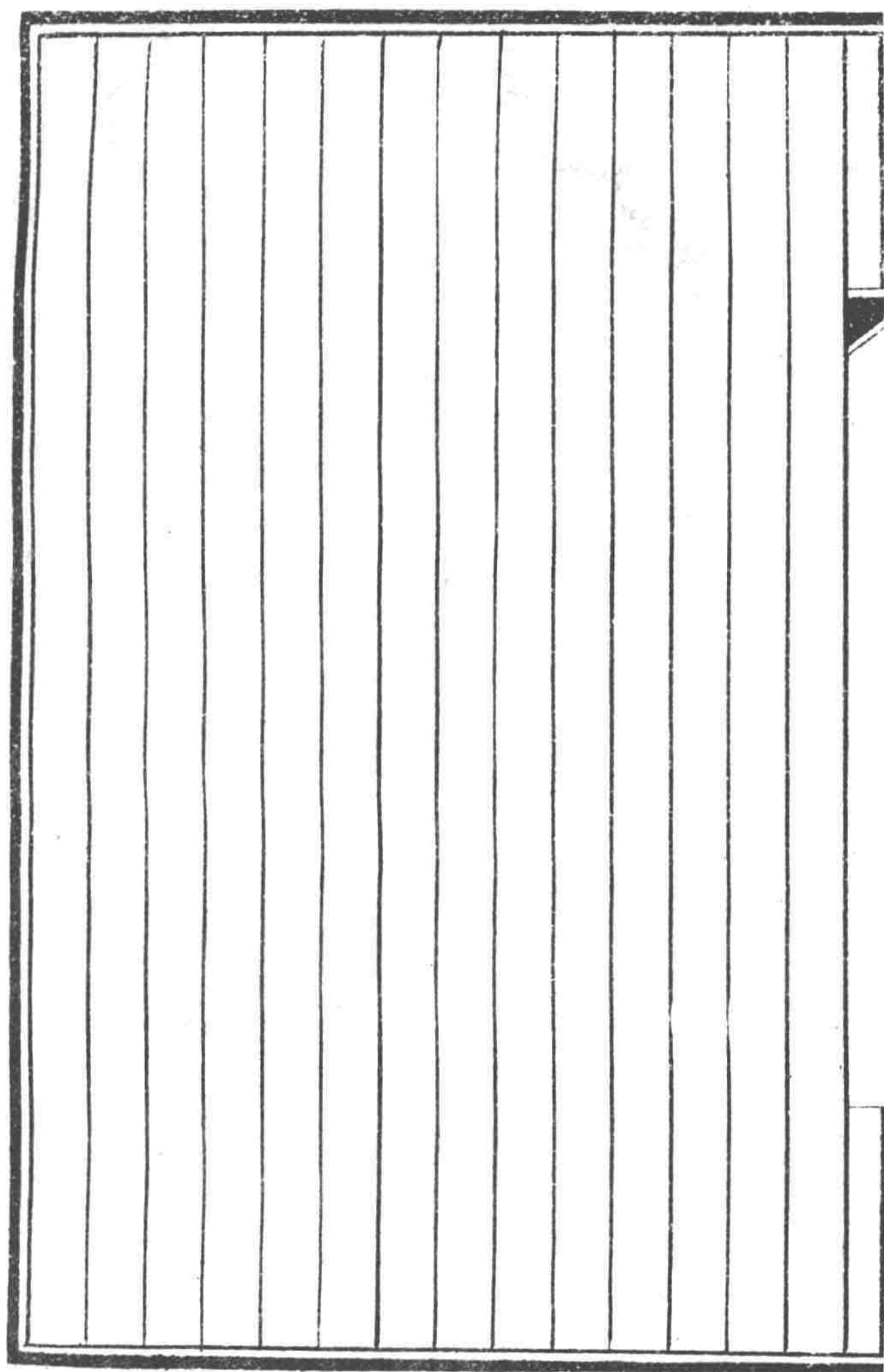
二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始絕意進取烏已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見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蓋生人之趣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棄材不足與海內諸豪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蟋蟀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竅自鳴豈樗散之餘遂並蛄蚓之不若乎於是或酒邊燈下蟲語侵闌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髀肉之痛當其思徑斷絕異境忽開甯然如孤鳳之翔於千仞俯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蝸角事哉於是輒又自浮一白曰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為奴隸也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茲春歸里門篋中攜有此本諸同人見之咸謂可以問世謀釀金付梓頃來此間竹屏蔣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沒世之感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以來以有用之居諸供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八日歸安朱翔清梅叔氏自題於潯溪寓舍



埋憂集目錄

卷第一

穿雲琴

熊太太

嘉興生

潘生傳

周奎

義犬塚

戚自貽

可師

扛米

無錫老人

尸擒賊

鍾進士

蛇殘

賭飯

卷第二

雪姑

吳烈女

程光奎

諸天驥

雷殛

蟋蟀

活佛

通字

海鯀

大人

捕鬼

郭某

張癡

綺琴

卷第三

昭慶僧

雙做親

周爛面

狗羹飯

邵士梅

沈卜年

陳三姑娘

大人

雲雨

春江公子

霧淞

疫異

水災

穀裏仙人

白雀

龜王

薛見揚

考對

卷第四

人形獸

異蛇

稱掀蛇

名醫

手技

田雞教書

鐵兒

金蝴蝶

柿園敗

慧娘

賈荃

支氏

墮胎

捉姦

卷第五

鎖陰

大藥局

諂禍

送詩韻

龜鑑

陰狀

箸包船

金鏡

藥渣

餠餅阿六

秦檜為猪

賈似道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段珠

金三先生

讀律

賣詩

詩識

秋燕詩

樊遲廟

施氏

空空兒

鬼燈

祭經魚文

射兔

馬宏謨

茅山道士

葉太史詩識

奇獄

謫判

錢大人

夫婦重逢

官偉鏐

海大魚

車夫

奇兒

卷第七

賈義士

姚三公子

趙孫詒

嚴侍郎

星卜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奎光

陳學士

徐孝子

男妾

上智潭龜

武松墓

死經三次

卷第八

宅異

櫃中熊

遺米化珠

夢廬先生遺事

捐官

辨誣

金氏

荷花公主

夜

奇疾

真生

明季遺車

樹中人

陳忠愍公死難事

卷第九

烏柏樹

獅子

諂效

醉和尚

香樹尚書

全荃

周爛鼻

潘爛頭

臂瘰

草庵和尚

樊惱

許真君

茅山道人

憎鬚

梁山州

詩嘲

陶公軼事

改名

負債鬼

蛇異

卷第十

鬼隸宣淫

狐母

七額駙

瞿式耜

孫延齡

縊鬼

乍浦之變

虎尾自鞭

夷船

甕間手

挖眼

狐妖

織里婚事

臭金

佛時貞觀

翦舌

續集卷第一

劉綬

黃石齋

對縊

生祭

熊襄愍軼事

地震

王秋泉

蚺蛇

采龍眼

大言

陸世科

猩猩

燕妬

戒貪

師戒

牡丹

柳畫

湖市

冰山錄

泰山

夷俗

雙林凌氏

楊園先生

水月庵

腹語

劉子莊

熊伯龍

庫中畫

亂書

玉人

天主教

大膽

項王走馬埒

續集卷第二

無支祈

人面瘡

陳句山

瘞蠶

償債犬

剝皮

仙方

耿通

陸忠毅公傳贊

異獸

殿試卷

推背圖

李自成

徐珠淵

毛文龍傳辨

[illegible]

埋憂集卷一

戌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亂入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於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蓄琴頗富裹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為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為彈水仙操一闋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汨沒起於座中輒為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嵇康名廣陵散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密栗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謀諸閭者閭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真賞今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賃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

卒無可為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陰簾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請為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琴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於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婉。顧盼生姿。琴連釀數觥。竟醉倒於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與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尚有中郎。繼知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即君心中事。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淚。琴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絕。乃擁之入懷。為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琴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為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既而鳥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琴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即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琴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於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寶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後為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神物。必不終淪於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琴乍聞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與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悅自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於是乎道士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偶出獵。迷路。但見五峰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嘯狐鳴。其陰巖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畝許。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幸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擲秦前。撫秦為嬉笑狀。遂取鹿肉自啖。並啖秦。秦察其意不惡。即出所攜火具。取火拾洞外落葉。爇以為食。熊棄其餘肉。就秦食。甫嘗一饑。輒點首喜。躍不已。入夜即擁秦卧。數月竟產一男。自腰以下。猶毛如蝟。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後漸解人語。馴狎已久。洞門常開。秦思遁歸。顧兒未能捨去。閱四載。兒壯偉似八九歲者。行步如飛。後值熊出。秦攜兒竟出。狂奔數十里。見獵者數

人從之。取道而還。初秦出獵不返。皆以爲飽於獸腹矣。及是歸。衆詢得其故。見兒雄偉有熊虎之狀。益驚喜。如獲異寶焉。願兒常思熊母。屢欲往尋。禁之輒號哭不食。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千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上馬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往追者。秦以兒尚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路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候不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兒食。爲兒所持。哭訴顛末。且解下體縞毛爲驗。乃止。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秦起。喚其妻出與相見。熊輒叉手答拜。時鍾岳年纔十二也。天順二年。李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李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塞。鍾岳大破之。斬火篩。陞左都督同知。世襲。遇覃恩。鍾岳兼爲熊母請封誥。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誥命至。秦挈熊母出。被以命服。隨例謝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爲幸其第。觀之。賜號爲熊太君。自是人呼爲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嘗得之友人。以爲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云此事已見。予不語。此篇敘

事未知能出其範圍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猩猩國在大洋中。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眾商飄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者與玉為偶。產一男。其後乘間得歸。既長大。常賣茶於市。人目為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自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意興方酣。無何冷風驟至。燈暗似豆。一少婦淡妝縞袂。舉簾而入。向生諦視曰。吾尋汝已百年矣。生不覺失聲大叫。麗卿。饒我。既而揚塵舞蹈。口中哢哢不可辨。而吐詞嬌婉。細審似是中州語音。比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但見其以兩手作格鬬狀。其指尖皆赤若塗朱。旋復大噱曰。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嗟惋不已。遂喚青衣二人挾生出。甫出頭門。生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折而拋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眾詢知其病狂也。姑弗與較。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勞苦如故。歸寓。眾環集詢狀。生曰。始見女入。殊昧平生。繼遂不復省意。但見女教余舉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帶自縊。皆為余祖奪去。謂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關聖行香過此。汝即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既曙。忽聞空